

40260  
39  
118

湖北通志志餘

湖北通志志餘

戶科掌印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黃岡洪

志餘小序

昔晉葛洪自言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校班史殆全取劉書  
所餘二萬言乃鈔撮之析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此西京雜記  
所為作也嗣是志風土者仿焉凡遺佚荒逸鎖碎怪說罔不  
甄錄亦葛洪雜記例也舊志曰雜記茲曰志餘亦鈔撮劉書  
所餘二萬言之意云爾世代日積聞見益夥宏蒐博計不徒  
西京之二萬言已也不賢者識其小者僕亦特矧難次之遺  
乎匪曰炫異文獻攸徵竊亦願以裨志書之闕於萬一云



湖北通志志餘

纂書凡例

一志餘統攝各門軼事有關全省不容略棄舊志分列十府而於  
 全楚事蹟多漏茲特補輯以冠志餘卷首  
 一舊志搜軼頗多外漏各府州縣志尤甚甚至增實字句全失本  
 真茲另從原書鈔截以歸畫一  
 一各府州縣志有當采者反遺有當刪者反取半多不注書名莫  
 知出典茲特補其疏漏刪其繁蕪凡所采補必據原書標目  
 一古今地理沿革不同如郢州之在荊州江夏安陸三府復州之  
 為天門沔陽二地皆以時代改易雖略加稽考倉猝恐有本省仍  
 祈高明再為釐定  
 一詩文不錄生存所以避標榜之嫌至道咸以來事蹟則非近人

著述莫詳此即采訪冊也故志中近事多采時人所紀載者用史  
 館例也乾隆時修通志亦采同時人道聽錄等書茲但采其書仍  
 不著其人以示區別  
 一楚北遺事繁多除采錄外尚刪去十餘卷之數持較乾隆湖北  
 通志尚無重複其有事蹟與各門犯複者已核對刪除  
 一書成親校一過錯落悉加改正但古書簡奧有似誤實非誤者  
 阮芸臺太傅曾校太平御覽言之矣其中亦有倉猝誤編鈔手誤  
 書者仍批注其下以待覆纂此只一真一草不及再書  
 一書已纂成績有所得概入補遺考證附後要皆志之餘也計書  
 卷截長補短每卷計五十葉遵局定例也此係初纂意求  
 詳備恐有未檢之處伏望 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實為幸甚

湖北通志志餘

楚北全省志餘

黃岡洪良品纂輯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孔禮求而不可得也詩小序

周文王之時李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

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

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羊氏居丹陽史記

周昭王十六年代楚荆涉漢遇大兇竹書紀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竹書紀年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楚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船解王沒

於水太平御覽

周昭王二十年東歐貢女一曰廷媼二曰廷嫫俱辯麗詞巧能歌

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

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

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裏之以沉

於水中或結五色彩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

所號招柢之祠拾遺記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推無迹韓詩外傳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

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

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

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

亦去其王史記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貊也今諸侯皆為叛相  
使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  
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貊皆率服  
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史記  
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  
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飄鮮白鷹見之便竦翻而升  
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  
一里許喙邊有黃泉莫能知有博物者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為  
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孔氏志怪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見老丈人戴谷乞  
馬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

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  
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  
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以禁暴也恃力弱老非  
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  
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劉向說苑  
荆自文王始見於春秋僖元年始稱楚通鑑地理通釋  
羊尹無宇曰昔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取隱器與盜同罪傳  
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馬夫人聞之泣  
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置館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左傳

大周正樂曰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石文子  
叔愆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而好士三子相與俱往見之

至於礮礮巖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俱伏空柳之下衣寒之  
糧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視而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併衣糧  
於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曰死則共  
之今二子以賢愚相辭乃以死讓孰賢哉辭而不受二子曰吾自  
以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子不我受俱  
死則無名於世不亦痛乎於是其思革子乃受之二子遂凍餓而  
死其思革子抱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踴哀而去往見於楚王楚  
王知其賢者於是旨酒嘉穀設鐘鼓樂之其思革子愴然有憂悲  
之意楚王心動恹而不悅乃推樽罷樂引琴而進其思革子援琴  
而鼓之作相與別散之意王門曰子琴音何苦哀也革子推琴離  
席長跪涕流而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愷子竊慕大王高義  
欲俱來謁至於礮礮巖岩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

活二子俱不以臣為不肖推衣糧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王雖陳  
酒穀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其思革  
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棺斂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革子為相故曰  
三士窮 太平御覽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  
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  
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  
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  
政國人大悅是歲滅庸 史記

楚莊王對雪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

求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尸子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抱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奪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予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敵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日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說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

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新序

今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亡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楚史稱祀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抑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吉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

楚人有饋一罇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史記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綉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病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籠窆為槨銅錘為棺齋以薑棗為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史記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有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舍避舍再拜請死說苑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楚史檮杌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游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日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呂氏春秋

楚令尹虞邱子復相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矣國政不治獄訟不息竊臣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

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邱子菜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  
尹虞邱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曰叔敖果可持正矣  
說苑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  
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  
不審也莊王於是罷中謝而黜昭釐楚史禱祝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必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  
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  
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對曰婦  
言慎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  
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邱侯四百戶以奉其祀史記

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遂趨避家人  
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  
之尊其父者不謙其子謀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  
是工尹曰向吾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擊前  
誦恭王之言而習之說苑

楚共王出遊亡其烏嗥之弓高嗥良弓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

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家語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  
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無宇執  
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左傳

曾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與之大  
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太平御覽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  
墨子索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尹子曰楚莊王好細

腰一國皆有飢色互有同異楚靈王在乾溪彷徨於山林枕疇人之股疇人枕王以璞而去之  
國語

東南有荆山之麝臍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扶其臍投諸莽  
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  
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以智之不如麝也賢英編

楚子使蓮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  
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

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左傳

楚平王遣使封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時臥覺忽而仰天  
悲歎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下交流恐為楚所得乃貫弓執

矢步出東郭吳越春秋

子胥代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博物志

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并食不剖王曰橘當云剖對曰臣  
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袖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

臣非不知也晏子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

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汗成雨何為齊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楚耶晏子春秋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饑時酒二醜重裘而立猶惜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

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賈誼新書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夫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蹄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履哉惡與

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新書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

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

雌劍往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

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

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搜神記

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

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蒙盆黃生

於楚焚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盆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達公子習濮水之上解

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人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說苑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一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祭賜可無祭乎說苑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袖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予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致其辭孔子曰某知之也詩外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之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者皆當死心又弗忍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賈誼新書  
白公勝欲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劉向新序

申喜者楚人也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

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楚實

南子曰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荆之南有冥靈者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列子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

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予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

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

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之道故一有庖有

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庫府寡人聞之久

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

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

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

之可謂仁智矣新序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

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

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張勃吳錄曰湛盧之劍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

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他

國聞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太平御覽

屈到嗜芡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芡及祥宗老將薦

芡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

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

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

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國語

春秋後語曰楚宣王以昭奚恤為相諸侯畏之王問羣臣曰吾聞

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噉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為我為

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

而去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反以為狐也今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

兵故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太平御覽

楚有烹猴者而給城多其鄰人鄰人以為狗羹而甘後聞其猴也

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此未為知味者也淮南子

齊使濤於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

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

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為報之乎

對曰來見道傍郢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

竊笑之以為禮薄而辭多祭輕而望重今王與吾半日之樂而委

以吳非其計楚王默然說苑

孟嘗君出行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往見孟嘗門

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

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戊曰諾

入見孟嘗曰五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以國事累君者誠悅君之

義慕君之廉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國將何以待君孟嘗曰

善戰國策

楚人者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

見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戰國策

邳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韓非子

楚將子發求仗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仗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情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淮

南子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

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與爭之至裂余衣

此子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韓非子

江都王建遊章臺宮使人乘小船以足蹈覆船四人溺三人死漢書

春秋文曜鈞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弁之人向軫而

躡初學記石崇楚妃歌辭序曰楚妃歎莫知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者唯楚姬焉故為歌辭太平御覽

邴鄆氏笑林曰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螂向蟬自鄆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先有葉落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鄆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賞葉

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故而  
不治 太平御覽

荆楚歲時記云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採艾見似  
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 太平御覽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為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  
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歐打  
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並無救時永明中有  
善易者朱邯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  
喚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  
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  
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其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  
即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

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  
游獵範見便叙寒温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  
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病云有  
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子宿必愈母疾楚賓即往便坐範具酒饌  
飲之飲訖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  
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  
中病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  
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即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  
君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賓曰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  
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病聲某  
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遠宅  
尋覓並不見確程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

乃除母患自平復如故持縑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搜神記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  
履玉屏風竹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齊書

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馬時長沙寺僧鑄黃金為  
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齊書

荆楚間有人名我者此人向父恒稱我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金  
樓子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  
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略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  
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

漁耶漁者曰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以為隱人之

魚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  
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漁供庖宰一身足餘

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忽一  
日有一人繫一小猿經於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

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  
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

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思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  
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為一老

猿攜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瀟湘錄  
鄭文廟天聖初為湖北漕荆南屯禁卒譁言倉中粟腐不堪食公

命掌廩倉者給為已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七而盡曰孰謂不